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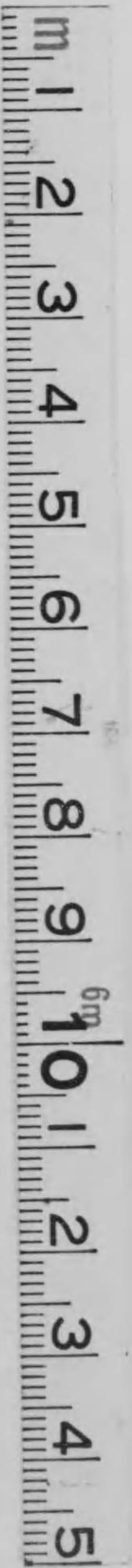
67

371

塗毒鼓

續編

入全



始



大正十一年九月刊

塗毒鼓

續編

全

藤田家藏版

67-371

臭



石皮

襪



東山默齋題



塗毒鼓續編序

禪門之書不患文之難讀而患其易讀不患義之難通而患其易通唯其難讀故疑難之念自積唯其難通故攻苦之功自加夫疑念愈積則悟入愈深故曰疑有十分悟有十分苦功愈加則得力愈大故曰刻苦光明必盛大竊觀近時禪書密施訓點詳加註解甚則翻爲邦文譯以俚語使讀者疑念無由起苦功無由施其免於未通謂通未得謂得者幾希卽令訓點註譯無些舛錯猶恐其塞悟門礙覺路之患不少小况

向上言句固非常情之可以義解詮註乎道友
玄路居士著塗毒鼓驀拈宗門雜毒拋向諸人
面前不訓一字不註一句其爲人婆心可謂徹
困矣世徒見其搜蒐之博而未知其用意之深
故及續編成一言及之抑讀禪書者須讀活句
不可讀死句昔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趙州轉
藏經州受施利了却下禪床遶一匝乃云傳語
婆轉藏經已其人回舉似婆婆云比來請轉全
藏如何唯爲轉半藏欲讀此書先參此話大正
壬戌季春之月同參友弟退帚識

續塗毒鼓目錄

鳩羽集

毒語心經

十牛圖

七佛傳法偈

七佛通戒偈

夜叉說半偈

夢窓遺誠

大惠發願文

坐禪儀
參同契
寶鏡三昧
圓頓章
心王銘
萬善同歸頌
信心銘
證道歌
寶積經
十二時歌

十辨驗
十八問
九帶
法華普說
藕絲辨
句集

鳩羽狼膽貓頭狐涎一釜煉來拋向面前
一口吞却起死回生倘或擬議喪身失命
所以道此藥能活人亦能殺人到這裡莫
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須知藥不瞑眩厥
疾弗瘳諸佛言教列祖機緣點檢來無個
不恁麼鵠林門下喚作法窟爪牙作奪命
神符作木札羹鐵釘飯尋常供養人天惱
害江湖者卽是這般雜毒就中膾炙人口

者大約收在拙撰塗毒鼓內唯其散見經
論雜出鐙錄並不載成書者當時未及蒐
集今摺摭作一編以便同道受用庶幾中
毒者知毒而用如飲江河隨量而滿如行
藥市隨病而療雖然恁麼切望不得如渾
崙吞棗相似何故蟲殮易飽細嚼難飢大
正重光作噩之仲冬立路識

鳩羽集目次

三聖爲人	一人歸源	雪竇春山	香林萬頃
古德泗州	趙州古澗	圓覺江月	趙州喫茶
巴陵祖意	雲門顧鑑	仰山呈珠	方水鼈鼻
太宗臥雲	法華十如	文殊三處	虛堂送行
死心秉炬	無情說法	洞山過水	瀉山睡次
微細流注	瀉山爐中	仰山萬境	法眼心內
寒山微風	觀音說法	百丈轉物	香林臘月
五祖前面	雪竇圖畫	十二時歌	雲門普字
趙州來也	雲門提婆	雲門識情	地藏種田

善知識眼 新年佛法 深山佛法 紫胡一狗
鰲山成道 翠微竿竹^十 九峰山前 趙州妙峰
雲門三乘 眞源大事^{十一} 五祖一花 普化筋斗
雲門清波^{十二} 象骨鞦韆 秘魔一杖 金剛善護
金剛此經 金剛應無^{十三} 金剛世界 金剛輕賤
金剛不可 金剛是法 金剛若以^{十四} 金剛如夢
德山點心 石室拄杖^{十五} 雪峰隻眼 南泉佛法
嚴陽拄杖 修山諸佛 慈明一喝 臨濟藕絲
古人休去 六道輪迴^{十六} 香嚴枯木 常轉是經
虛堂一片 藏主三汲 雪峰匹上 雪峰寐語

雲門見處 百丈良久^{十七} 香嚴啐啄 風穴白雲
山主不壞 臨濟沒溺 新豐瞞人 金翅鳥王^{十八}
雪峰淘米 望州相見 雲門折脚^{十九} 靈樹果子
丙丁童子 曹源一滴 外道雀兒^廿 陸州見成
智門簇簇 大隋拂子 鏡清啐啄 紫胡左轉^{廿一}
俱胝住庵 龍牙鑊錮 五洩回頭 大梅西來^{廿二}
佛未出世 夾山蓮花 百丈大蟲 雪峰拄杖
馬祖佛法^{廿三} 大隋掩口 永嘉振錫 張拙山河
仰山謝戒 路逢三人^{廿四} 仰山驗僧 路上逢着
無著典坐 鏡清近離 南院拍膝^{廿六} 不欺之力

投子茶筵 <small>廿七</small>	投子是道	石頭掩口	曹山鑊湯
淨果懺懺	保福四喘	歸宗拽石 <small>廿八</small>	木平三般
木平冬瓜	鏡清門外	禪客失笑	寶壽久聞 <small>廿九</small>
供奉解經	黃檗會麼	岩頭恁麼 <small>三十</small>	趙州大道
久響灌溪 <small>廿一</small>	久響黃龍	馬祖陞堂	了徹起尼
遂翁餞別 <small>廿二</small>	三藏他心	一切悉具	良公善射
投子畜生	如來梵刹	興化兩喝 <small>廿三</small>	黃檗三掌
鏡清清虛	雲門相當	無盡三頌 <small>廿四</small>	無門無頌
古人長安	百丈三訣	雪竇邪正	世尊三七 <small>廿五</small>
投子黃巢	雪峰獼猴	三聖再犯	仰山拄杖 <small>廿六</small>

古人坐立	羅山同生	夢中西來	大惠鵝鳩
大惠引導	大熱地獄	白隱尿坑	曹山聞鐘
諸佛說法	露柱說法	無底椀子	四智轉成
恁麼不得 <small>廿七</small>	中峰八箇	洞山滲漏	趙州擔板
盤山光鏡	玄沙法身	雪峰白拈	雲門拄杖
曹山問僧	三平看箭 <small>廿八</small>	趙州漆器	仰山虎頭
暗中有明	楞伽佛語	圓悟宗師	馬祖提婆 <small>廿九</small>
三種病話	五祖一人	曹山應物	法眼圓成 <small>三十</small>
諸天雨花	文殊蓋子	世尊香臺	仰山般若
紫胡捉賊 <small>卅一</small>	嵩山破竈	般若三種 <small>卅二</small>	居士講經

鳥 羽 集 卷 七

晦堂話墮 古人真如 寶壽利劍四十三 長沙學道
洞山三路 浮山未透 禪月常憶 圓悟佛道
雪竇道人四十四 玄沙生死 圓悟打成 古人萬象
圓悟恁麼 五祖三斤四十五 香林打成 投子名言
懶瓚拭涕 九峰識得 古人乾坤四十六 法眼渠渠
岩頭胡蘆 洞山水牯 莊子巧妙 仰山示衆
圓悟華嚴 香嚴仙陀四十七 漸源聞經 杜順懷州
鵝林察婆 唯心淨土四十九 井山大活 靈嶽生死
元曉掬水五十 法眼虎頂 法眼少剩 金華三宗五十一
鹽官華嚴 金鑿瓦礫 武帝神力五十二

鳩羽集

虛堂和尚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
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二大老一人向
占波國裏打鼓一人向大食國裏作舞若要扶樹臨
濟正宗大似接竹點月山僧今日出世亦無禪道佛
法爲人只一味有口喫飯忽有箇漢出來道謝和尚
指示拈拄杖便打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五祖演禪師上堂古人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
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
方虛空築著磕著

興聖上堂雪竇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有何極乳峯年老思鄉東望西望興聖豈不知道春波門外有水無山尋常只是不能望得何故路途雖好不如在家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爲主林云看看臘月盡僧問古德泗州大聖因甚揚州出現德云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僧問雪峰云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得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

云飲者如何州云死五祖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何卽向伊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圓覺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以拂子敲禪床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趙州問僧會到此間麼僧云會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會到麼僧云不會到州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會到與不會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白雲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鑒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師云大小巴陵只道得一半

白雲卽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雲門每見僧顧之卽云鑑僧擬議師卽曰咦而錄之者曰顧鑑咦又作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東邑因仰山來問云汝何處人山云廣南人邑云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山云是邑云此珠作何形山曰白月則現黑月則隱邑云汝將得來否山云將得來邑曰何不呈似老僧山云昨到瀉山亦就惠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邑云真獅子兒作大獅子吼

方水作偈示衆云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擲揄誰人救得蛇頭出後一句二百年無人下語

太宗皇帝因僧見帝帝賜坐問云汝從什麼處來僧奏曰廬山臥雲庵帝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什麼到這裡僧無語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曰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虛堂舉文殊三處度夏公案師云迦葉當時性燥下
得一椎文殊三處度夏直饒黃面老子別有神通也
須腦門著地

虛堂送行偈云我別汝汝別我作麼生是送行一句
相送當門有修竹爲君葉葉起清風舉似示佛光佛
光云此偈只是閑言語中間無些子之禪堂拈起頌
子云這箇澗光擬對堂劈面一揮自此得句語三昧
山谷嘗問道晦堂堂入滅谷主後事請隣寺長老秉
炬而火不燕谷顧謂死心曰老師意無他蓋欲這風
顛漢說數句死心曰某拘喪制中推不出山谷強之

死心燕炬云不是殃門累及吾彌天過犯不容誅而
今兩脚掠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

洞山初謁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漉山山間
聞闍黎會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漉山云試
舉看師舉了漉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
師云便請漉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爲某甲說
漉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云此間莫有同時
慕道者麼漉令見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
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
省作偈云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

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洞山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云汝曾作甚麼來云聖諦亦不爲云還得歡喜地也未云歡喜卽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受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真如何祇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瀉山睡次見仰山來瀉便面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

瀉起曰我適來得一夢備試爲我原看仰度一盆水瀉便洗面少頃香嚴至瀉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原看嚴點一盞茶來瀉曰二子神通過於鶩子目連

瀉山因問仰山寂子心識微細流注無來得幾年仰山不敢答卻云和尚無來幾年矣瀉曰老僧無來已七年瀉又問寂子如何仰曰惠寂正鬧虛堂拈曰古人及盡玄微猶恐走作今人只管孟八郎道總是五逆人聞雷

洞山示衆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辦驗真僞有

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
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
瀉山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
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丈起身深撥
得少火舉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嚮師大悟禮謝陳
所見丈曰此是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
不從他得

仰山問瀉山曰百千萬境一時來時如何瀉山云青
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汝事仰山卽

作禮

法眼文益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
進修輩擬之湖外旣發值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
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曰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
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三人附火因舉肇論至天地
與我同根之處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
修曰同藏豎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
送之間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
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
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窘無以對遂放包俱求決

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曰某甲到此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世臨川崇壽

寒山詩曰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闡提記聞云近聽底作麼生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第廿五云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

菩薩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卽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卽現聲聞身而爲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卽現梵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卽現帝釋身而爲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卽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卽現毗沙門身而爲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卽現小王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卽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

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卽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卽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卽現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

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

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五祖曰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

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

着道胡盧胡盧

雪竇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

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趙州十二時歌云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

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裨無襠袴無口頭上青
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啣啣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

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
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
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
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
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
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雲門云識情難測

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
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
喫

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
云不可更撒也

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
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
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

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
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

紫胡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

雪峯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巖頭喝云瞌睡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爾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峰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倘若實如

此據爾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爾證明不是處與爾剗却峯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爾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卽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備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

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

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州云老僧不答備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云我若答備恐落在平地上

陳操尙書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

門云尙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卽今問上座門云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尙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自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

真源問僧曰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如何是一
大事因緣僧無語復引喻而謂之曰如一顆明珠頓
在朝天門灞頭市裏千千萬人行過不見忽有一箇
漢過着便叫云我快活只是這箇道理會麼
五祖禪師四面山入院上堂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
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
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臨濟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真麼衆皆寫真
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

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
人去在

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進
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
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

象骨老師曾鞞毬卽雲峰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
一齊鞞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峰深肯之

祕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和尙凡有所問只打地一
下後被人藏却他棒却問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
一生用不盡

金剛經善現起請分第二曰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
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屬諸菩薩川
老云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興讚嘆具眼勝流試
著眼看頌曰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
火獨坐巍巍天上天下南北東西鑽龜打瓦咄

金剛經依法出生分第八曰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
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川老云且
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頌曰佛祖垂
慈實者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

雲中駕鐵船

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川
老云退後退後看看頑石動頌曰山堂靜夜坐無言
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
天

金剛經如法受持分第十三曰世界非世界是名世
界川老云南瞻部州北鬱單越頌曰頭指天脚踏地
飢則飡困則眠此土西天西天此土到處元正便是
年南北東西祇者是

金剛經能淨業障分第十六曰復次須菩提若善男

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銷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川老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頌曰讚不及毀不及若了一萬事畢無欠無餘若大虛爲君題作波羅密

金剛經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川老云低聲低聲直得鼻孔裏出氣頌曰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前對兩眼不須遺劍尅舟尋雪月風光常見面

金剛經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曰復次須菩提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川老云山高海深日生月落頌曰僧是僧兮俗是俗喜則笑兮悲則哭若能於此善參詳六六從來三十六

金剛經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曰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川老云直饒不作聲求色見亦未見如來在且道如何得見不審不審頌曰見色聞聲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如要見黃頭老走入摩耶腹內藏噫此語三十年後擲地金聲在

金剛經應化非眞分第三十二曰一切有爲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川老云行船盡在
把櫓人頌曰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
牛空華陽炤夢幻浮漚一筆勾下要休便休巴歌杜
酒村田樂不風流處自風流

德山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糞遂放下䟽鈔
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䟽
鈔婆云我有一問倘若答得布施油糞作點心若答
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
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參龍潭

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
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
雪峰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
肩

南泉云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只有盧行者不
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圓悟云且道佛法與
道相去多少

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
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刮一下云
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

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

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

臨濟慧照禪師云如何修羅與天帝釋戰時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故不能攻而退也
休去歇去吟湫湫地去古廟裡香爐去一條白蓮去一念萬念去

古人云六道輪迴之外更有佛法也否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裡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裡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裡眼睛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常轉是經非一卷兩卷無量百千萬億卷
虛堂錄云彼處有一片雲點釘着懸掛着
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圓悟云我
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卽今在什麼處
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
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奪行市大
詰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
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也不知
雲門問如何是佛雪峰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
雪峰一日問雲門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

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

黃檗一日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
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
起入方丈

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
道唱和妙玄獨脚

僧問風穴瀉山道老特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
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
云瀉山便作臥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懶無事日

閑眠高臥對青山

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

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尙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

得道江湖不得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卽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興陽剖侍者因遠錄公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鶻體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

雪峰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卽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

雲門初參陸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

纔跨門便搗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搗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闔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

雲門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

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會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爲我舉看則云某甲問

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
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
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
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付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
耶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爲你答則便問如
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
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
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國師在衆聞之忽
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峰頂不是

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
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
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闔云你道我出耶入
耶外道無語遂禮拜

睦州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
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
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
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
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

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衆說遂
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
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
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
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
旛在我手裏

鏡清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
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
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

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
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

劉鐵磨在瀉山下卓庵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
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
顛倒胡和聲便打

俱胝和尚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
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卽下笠如是三問俱胝
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
卽宿胝又無對尼便行

龍牙先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鎊錫劍

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
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
來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
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
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
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
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
五洩參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卽住不然卽去
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卽垂開示洩
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

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
於言下大悟

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
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
竇道三箇也有

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
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
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時節
也

圓悟云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

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
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
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
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
打百丈一擱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
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
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中下根
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
便去雲門云我卽不似雪峰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
尙如何雲門便打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你
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
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
一日瀉山問大隋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
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卽得瀉山云子便不
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
掃地人也無

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
方而來生大我慢

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

仰山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卽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

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

定上座一日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
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
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
巖頭雪峰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
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壑殺這尿
床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
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時
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
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竊到底去

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

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
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
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卽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是
向上人牙爪

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
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麼不曾逢着丈云若
逢着卽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
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

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粥鍋上現被無著
拈攪粥筴便打

風穴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
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
鏡水圖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溟尙怯
蒙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
何穴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
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譎語穴云澤廣
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慳速須出去穴云出卽
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
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座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駮見
冒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

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竇蓋東清云不逐
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逢劔客須呈
劔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却略借劔看穴云
景首飭人携劔去清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頂穴
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
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
云只聞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
澄波不離水清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穴便禮拜清
以拂子點云俊哉且坐喫茶
風穴初到南院入門不禮拜院云入門須辨主穴云

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
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卽從闍黎又舉右手
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麼
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
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持
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會到此間麼穴云是
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
喫茶

雲居強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
兔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
之力

投子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
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
有僧問投子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
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
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
龐居士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聲
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
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懨懨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三懨懨

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

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卽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卽不問

三轉外事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
便打

僧問木平和尙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
許大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鶻鳩聲清云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
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太原孚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
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
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

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卽
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
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
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
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

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
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
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
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
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尙不奈何更教他打破虛空

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有省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
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
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筋
在椀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
師意尙不會更說甚佛意

黃檗與裴休爲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
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
云不會檗云若便怎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
墨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
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
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
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
等閑人

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頭道怎麼怎麼不怎麼不怎麼
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
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
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
山云若怎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

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
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
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
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有僧便
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
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問也
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趙州一日掃地次有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
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州云又

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
這箇道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
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
劈箭急

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赤斑蛇龍云
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
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
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龍云謝子供養

馬祖一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馬祖便下

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蓆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

有了徹居士惠昌尼問云尼老不能自起請令不下手而起

僧告別遂翁翁挾火謂餞別汝僧擬議

西天有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代宗皇帝敕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又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師謂帝曰大王莫受外國人之瞞

奇哉奇哉一切諸法悉具如來智慧德相
同安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
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
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
不是好心

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
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
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

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
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
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
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
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
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
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

黃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不着佛求不着法求
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
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檗便掌大中

古人曰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曰長安甚鬧我國晏然

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外道問佛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翠巖真點智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羅

雪竇拈外道問佛話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

長他智者威獅

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

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鑊鄣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

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劔麼僧以手指地
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

雪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
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
持事繁

三聖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窻下一日有
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
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
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

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
犯不容仰山深肯之

三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
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

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
立二俱瞎漢

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

有政女白隱問曰夢中有一人問西來意如何答得
大惠云舉手作鵝鳩觜云谷谷呱

有一婆問大惠云吾卽女人和尙請引導

桃首座到葦津問云有大力鬼捉汝臂投大熱地獄
時作麼生

有茶店婆子白隱問云屎坑裏還放光明麼

曹山聞鐘聲乃云阿耶耶打着我心

三世諸佛卽今爲什麼說法

露柱卽今爲什麼說法

無底碗子盛將無心心來

前五識轉成成所作智第六識轉成妙觀察智第七

識轉成平等性智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

恁麼亦不得不恁麼亦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中峰八箇無字如何會

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僞者有三種滲漏情
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
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
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

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
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

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

雪峯開臨濟赤肉團上話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雲門道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

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取

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胷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堞

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
瀉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
瀉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
云不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瀉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

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
以明相遇圓悟云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

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

圓悟云宗師爲人須至如此據曲豕木牀上坐捨得
教你打破容你捋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

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
者與之在孤峰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令處孤
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
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馱
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

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
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
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
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圓悟云若
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

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

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觀井山云道卽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觀驢

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諭齊到頭
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
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
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
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云我於般
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
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
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
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

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卽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卽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

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

底是如盲人摸着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備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卽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眞般若紫胡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

嵩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

起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圓悟云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
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卽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
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者是觀照
般若者卽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聲見色者
是文字般若者卽能詮文字卽如今說者聽者且道
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
執經卷常轉如是經

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稱名

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圓悟云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

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
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
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
圓悟云南泉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

雪竇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圓悟云備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

古人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圓悟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蠅螻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

儻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五祖頌洞山麻三斤話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
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

香林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投子道備但莫着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卽無許多位次不同備攝一切法一切法攝備不得本

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佗安立名字誑
說備諸人得麼備諸人問故所以有言備若不問教
我向備道什麼卽得一切事皆是備將得來都不干
我事

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
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
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
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
不起使回奏肅宗甚欽嘆之

九峰虔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境界

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
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
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

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可但
唯我無不可

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絲毫
氣力

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
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

莊子云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爾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劉之匠者運斤成風而劉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

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鼯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密果換苦胡蘆相似

圓悟云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

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纒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爲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

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

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

漸源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

阿察婆鵠林之族叔之女也甫年十六私思我容貌

雖不太美幸四體不缺想婚姻在近願得佳男子以妃焉耳於此竊禱赤野觀世音旦暮誦皇王觀音經裁縫澣濯必於斯數日之後忽然省發父或時伺見踞法華經在于闍中以爲狂矣因徐喻曰汝踞于妙經亦何之意哉必蒙法罰察曰妙經與我尻何異父恠以告鵠林林曰我有者手段因書和歌一首以與焉曰闇乃夜爾不啼烏乃聲聞希波未生前乃父楚戀志幾汝去粘在之於屋壁彼必視之父去如教察果見之曰是白隱和尚之手書也白隱只恁麼地那父亦恠之以告林林曰汝携察來我勘之父因與察

俱詣林林詰問察應酬如流林因示一兩則因緣察思惟林曰汝去下工夫後經三五日透過數段因緣林竟示以向上事察不肯與林抗衡林以竹篋打出若此者數回過得半年徹見向上些子古人諳訛因緣盡參究了父爲之求壻察辭父以告林林召察謂曰汝已見得佛法了世法何嫌哉且婚姻男女之大義也宜隨父命察頓首於此成婚及于晚年喪其女孫察哭之殊甚隣叟來曉曰嫗何哭之甚也隣里聞之咸謂嫗曾見白隱和尚見性悟道而今哭孫已甚何謂也嫗少省諸察睨視隣叟罵曰秃奴何知嫗之

涕淚悲泣於孫愈于香華燈燭者多矣秃奴何知隣叟無言而去其辛辣槩如此耳住菴諸子侮其老婆往往納敗闕後化于家遂翁秉炬略曰七十六年驚夢去一踏踏破盡閻浮翁謂衆曰老漢在時優婆夷之見地明白者極多矣就中如阿察婆其尤者也雖久參衲子不能及也

原驛有一婆子偶來聽鵠林說法曰唯心淨土已身彌陀彌陀一現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時放大光明若人欲識得但向自己方寸上單單尋覓己是唯心淨土淨土作甚莊嚴己是己身彌陀彌陀有甚相好

婆聽之思惟是非太難事也歸家日夜推究寤寐提
撕一日洗鍋子次忽爾打徹放下鍋子急來見林曰
婆婆撞著己身彌陀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放大光明
也太奇也太奇歡喜踊躍林曰汝恁麼道祇若屎坑
裡還放光明麼否婆近前與林一掌曰者老漢未徹
在林呵呵大笑

井山大休垂語曰既是大活現前因甚不能透脫會
中無契其機者休深慨嘆

靈獄驗長老住甲之景雲山偶謁鵠林于富春林問
生何處來死何處去驗無對翌年初夏忽爾省發因

自富士河下直趨謁林林復問生何處來死何處去
驗豎一指林曰未得更道驗曰生何處來死何處去
林肯之因有偈曰概念虛生浪死災寥寥默坐幾年
來莫言佛法無靈驗齒豁頭童眼始開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名山獨行
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水干穴中得泉甘涼黎
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嘆云心生
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髑髏不二如來大師
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

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苕帚二字

日夕誦之言茗則已忘筭言筭則又忘茗每自尅責
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茗筭於此大悟得無碍辨才
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
不契泰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
不道繫者解得云云
法眼禪師之子有惠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
初菴太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城
都曰上座離上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
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
會卽去禪者無對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會對客曰吾欲會天
台賢首唯識三宗義折中之爲一書以塞影迹之爭
適有禪者曰賢首宗祖師謂誰曰杜順和尚禪者曰
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腸張此義歸合
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遊方
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

鹽官安禪問華嚴講者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
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官舉拂
子云是第幾重法界講者俛首擬答之鹽官訶曰思
知慮而解是鬼家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金鑿善侍者慈明高弟真點胸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真舉
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者裡下得一轉
語許汝曾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之善喝曰佇思停
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真大愧悚且圖還霜華乃
至慈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
落波心慈明瞋眼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
何脫得生死真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
何是佛法大意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
大悟於言下云云

梁武帝假竇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竇公曰
衆生定業不可卽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
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苦也云云

鳩羽集附則

除却向上向下今事那邊作麼生說法

離斷常二見如何爲人

不問泰平天下這箇拄杖子作麼生

一切衆生以言句度未審明眼衲僧以什麼度

五倫五常一句道將來

一一現出十方諸佛

這箇扇子要在何處

寺門前二金剛因作麼一箇開口一箇合

獅子一滴乳因作麼迸散六斛驢乳
十器有水十器現月唯是一輪月因什麼現十箇影
水無筋骨因什麼負萬斛船
一顆珠於南海不浸水波作麼生得採
殺人刀我不問汝作麼生是活人劍
未生以前有汝父母既是未生因什麼有父母
外不放入內不放出鏡裏影子從什麼處來
無夢無想正睡著時汝什麼生迴避他拳頭
倒入地獄作麼生活捉箇閻羅大王
一切衆生盡具佛性烏因什麼污佛頂

這箇函裏藏什麼物

來者是姊是妹

一切衆生肉包骨龜因什麼骨包肉

以須彌爲撥以虛空爲鼓作麼生打得

不問不答一句作麼生

聲有形相之可把汝作麼生把捉箇洪鐘聲來

屋裏藏身不問汝什麼生得箇身裡藏屋

完紙衣作麼生透得箇火焰裏

人不能祝異物作人螺贏因什麼祝螟蛉作螺贏

赤脚作麼生立於針鋒頭

拄杖子吞乾坤汝作麼生吞箇拄杖子
荷葉團松葉細是什麼物下手恁麼造成
大燈是雲門再來卽今何處在
拈却鼻孔云是佛界是魔界
獅子領下金鈴子何人奪得
眉間放光作麼生照破盡十方
手脚全身毫髮不動作麼生迴避四方八面棒頭
不移寸步作麼生登得泰山絕頂
把乾坤作麼生藏得箇藕絲孔裡
一拳虛空作麼生教作忍痛聲

手不執卷口不緣一字作麼生轉讀一部般若
文殊因作麼手執寶劍
寸則不足尺則有餘且道是什麼物
徹見未來永劫事作麼生得爲人授記
不開門戶汝作麼生通得箇出入
新佛安置什麼處
通身是眼因什麼不見背後
下刀子於水上作麼生彫出箇祖師眞
却往作麼生得箇進前
同時祇以一棒作麼生打四方八面人

道得一句作麼生使懸河水逆流
鼓未擊時聲自徧於十方作麼生聽取箇未擊聲
以一箇身作麼生得同時赴十方請
空劫以前我曾與汝相見來且道是什麼處
超佛越祖底人尙是未在既是超佛越祖曷由未在
六六因作麼不成三十六
明相現時暗相什麼處去
以一足指作麼生便震動盡大地
白日杲杲照身時作麼生得不彰箇影子
覷破毫末於百步外底因什麼不能見自己曉子

接得牆壁瓦礫底作麼生使開箇佛知見
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什麼人
佛現化身令助度生事汝又現作麼
徧界現身底因什麼不能出一微塵裡
叉手當胷作麼生駐得空裡飛鳥
如來以忍辱爲衣汝將什麼爲衣
打起死牛兒作麼生使曳箇綱載之車
衲僧明三世事汝前生是人是非人
佛祖因作麼不得向這裡出頭
大水小水歸東海未審鴨水歸何處

出我左袖買酒持來

摩醯有三目一目何處在

世界什麼物最美味

深深海底深幾何

成佛爲什麼

現蝦蟇身作麼生爲蝦蟇說法

將驢馬蹄作麼生換却佛祖眼睛

同一時坐斷作麼生使啞却天下人舌頭

萬物無不有限虛空際限畢竟在何處

不捨離佛界作麼生得入魔界

仰向梵天作麼生窺阿鼻絕底

撥波作麼生挑出一盞燈

鳴夜察毫末因什麼晝不能見丘山

驅鬼役神作麼生使移箇南山置北山

衣服不淨則以水洗水若不淨則將什麼洗

不動一波作麼生蹉跳大海裡

是什麼一句能當得一切問難

將什麼權衡能定得虛空輕重

三千里外作麼生吹滅燈火

從何處上天

高天高幾許厚地厚幾許
兩幅淡墨作麼生辨別
向鐵鉢裏如何行道
我這一室從什麼處着手
分身活達磨舍利
拾達磨舍利持來
喫飯中一句作麼生
捏合虛空作麼生造得一箇無縫塔
向指頭上作麼生突出箇金毛獅子兒
世界什麼物最大

竹本無心因什麼分上下節
通身是口因什麼不能將耳而言
乾坤一箇鐵網羅汝作麼生跳出個中
聲色元來是不二隔壁聞音聲因什麼不見色相
絞三寸乾竹作麼生使吐十斛汁
以手作麼生抬得自己兩脚起
八角磨盤因什麼空裡走
法身有主作麼生是法身主
佛祖鼻孔盡被渠穿且道渠是什麼人
不跨檻槽而入來沒足跡而出去

郭巨釜中如何出現箇多寶塔

佛前合掌依什麼神前拍手

八大龍王之中什麼龍王下雨

衲僧一屋含法界且道將什麼爲柱

大極善人因什麼墮地獄

萬里無寸草處正好牧牛且道畢竟將什麼牧

不動因什麼不動

持來二祖斷臂

暗中有影歷歷分明作麼生指出自己影子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衲僧世界因什麼微塵亦不損

手把須彌什麼生擲過他方佛土

以大地置足甲上作麼生躡跳昇得梵天

爲露柱說法作麼生使解讚歎未曾有

張公喫棒時李公因什麼作忍痛聲

虛空具足六根鼻孔在什麼處

亙古亙今百川朝大海大海因什麼只知吞不解吐

吞盡三世諸佛之是歟屙出三世諸佛之是歟

虛空有盡此法無滅此法因什麼正恁麼堅固

出我右袖叮叮家家一一點驗看將來

寫了一切經要幾十年衲僧家以幾年寫了

以這箇扇子配三世及五戒

對岸喧騷有人爭不過河水作麼生鎮撫

指露柱云是凡是聖大燈曰九九八十一

這箇毬栗從何處下背

暗夜賊與平人來什麼生辨別

拋擲足袋云汝是破參衲子作麼生道

三冬因什麼寒九夏因什麼熱

途逢產難婦人作麼生度

圓因什麼圓方因什麼方

釋迦娑婆往來八千度未審上坐幾度來往

文殊跨獅子普賢乘象未審釋迦乘箇什麼

不從天降不從地湧這箇扇子從何處來

七重岩櫃五祖把劍守之時汝作麼生出得來

燒石作麼生迸水

出現天神地祇八百萬神

太神宮太字有點宗門一點何處打

神史曰天地者身之大身者天地之小卽今作麼生

辨別大天地與小天地

國常立尊未出現以前作麼生是汝面目又曰此尊

從何處出現又曰什麼生出現又曰什麼生產生世

界

雙眼圓明始稱箇中人盡大地是汝一隻眼那一眼在什麼處

一塵投眼則人不能忍盡大地是汝眼因什麼躍於中而不自覺

不由父母所生人人自有本來面目作麼生是本來面目

如夢中見物這見爲屬眼歟抑又爲屬心歟若謂屬眼卽睡眠合著全不用爭得見若謂屬心則覺中合眼因什麼不能見

道眼圓明則照破十方天帝釋屋裡卽今有幾人談笑

獅子奮迅不留諸塵垢作麼生道得一句如同箇獅子奮迅之勢

參玄衲子視自己如生冤家旣是自己因什麼似冤家

夢中與覺中是同是別若曰同不動臥相夢遊十方因什麼覺中非雙脚則不能行若曰別佛因什麼道一切諸法是如夢

善導吐三尊彌陀布袋吐二八於福吐彌陀依稱名

力吐於福將何力

食時問曰是信施非信施若是信施以什麼報之若非信施亦作麼生對

謙信揮劍曰如何是劍又上事信玄舉軍扇云紅爐上一點雪

古人曰朝去西天暮歸東土又曰頭枕天台脚踏南岳又曰頭不覆天足不踏地卽今什麼生汝神變通方丈之室大怪睡臥汝作麼生過得來

汝死秉炬後向什麼處去

出入這箇瓶子

採土佛舍利持來

悟者與不悟者因什麼異

看自己背後底

佛涅槃時汝在何處

這箇大石重幾許

風吹不動雨降不濕底樹是什麼

叉手當胷止大海帆船

街頭石佛汝作麼生呼來此室中得

這箇盆子什麼生度

印籠二重能出南岳第三重出箇什麼

不鳴之鐘爲什麼有響

五祖曰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他

雪竇明覺示天衣懷曰恁麼亦不得不恁麼亦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我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端的什麼生又云立文字底什麼生

某甲卽今想箇什麼

古德曰哲

如何是提唱

除宗門七部書如何爲人

作麼生是示衆

西行金猫卽今在何處

變大地爲黃金易轉露柱爲立白難

拈二本火箸曰這箇向地獄去耶向天堂去

作麼生是悟

和尚作麼生

參禪不能念佛難信請師安心

惡闡提者因什麼無佛性忠國師自代曰有

如何是平常底一喝

如何是臨濟去住之句

如何是臨濟脫體之場

今日是何日

將悟後無字來

如何是啐啄童子

汝如何度脫幽靈

將七佛舍利來

雲門一曲且措如何是鷓鴣林一曲二月二十二是同是別

一休末後一句

有分得三世底麼

鴨水源在什麼處

叉手當曾有止這鐘聲底麼

鳥羽集附頁

三

鳥羽集附頁

三

白隱和尚心經著語

心經著語并頌

葛藤窟裏瞎老漢無裊卻歸草裏坐可憐
傅大士處處失樓閣莫言冷淡無滋味
一飽能消萬劫飢

撥轉參天爛葛藤 絆纏四海五湖僧

願君認得出身路 藕線孔中弄快鷹

摩訶

唐翻云大是什麼四維上下無等匹
多錯作廣博

會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爲我過小底般若來
百億須彌毫末露 三千世界海中漚
螭螟眼裏雙童子 玩弄閻浮爭未休

般若

唐繇云智慧人人具箇箇圓弄泥團漢有何限不
嶮崖撒手未曾見在何故燈下不截爪可令尺蠖
辨長短莫使蝸牛耕石田

雙耳如聾眼如盲 虛空夜半失全身
不容令鶖子親見 戾脚波斯過別津

波羅蜜多

唐繇云到彼岸者裏是什麼所在掘土求青天蝦
跳不出斗寶所在近更進一步釣絲絞水謝郎舟
明眼衲僧暗結愁

大地誰是此岸人 甚憐錯立洪波津
參究若未命根斷 修歷三祇枉苦辛

心

歷劫無名錯安著名字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
是什麼多錯認驢鞍橋學道之人不識真唯爲從
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爲本來人
分明三世不可得 一掃長空絕點埃

禪榻夜闌如鐵冷 半窗明月帶梅來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咄誰舒卷多向故紙堆中求
黃卷赤軸又百合一片

畢波羅窟裏 未結集此經

童壽譯無語 阿難豈得聽

北風窻紙隙 南雁雪蘆汀

山月苦如瘦 寒雲凍欲零

千佛縱出世 不添減一丁

觀自在

補陀巖薩埵人人具大士盡大地一箇不見不自
在底人咳唾掉臂終不假別人力誰繫縛備著伸
左手搔佛首卽非無屈右手觸狗頭何日免得
執捉運奔不假他 唯因情念積多罪
是非憎愛總拈拋 許汝生身觀自在

菩薩

簡異二乘與十號暫時假設菩薩名在途中不離
家舍離家舍不在途中爲君奪卻四弘願行卻是
君子可八

超出我空無相窠 沈浮業海生死波

南無救苦大悲者 百億分身無際涯

行

道什麼事生也夜眠晝走放尿屙屎行雲流水墜
葉飛花擬議三途地獄雖然恁麼地非一回白汗
流親見徹大有事在

手捉脚運惟什麼 飢餐渴飲作麼生

箇中若著一毫相 復爲渾沌矧眼睛

深般若波羅蜜多

咄矧好肉生瘡怪哉所謂般若其何爲物哉既是
有淺深將其似河水者乎試道作麼生是有淺深

底般若恐有認楚雞去

求空破色之言淺 全色見空此日深

若把色空談般若 善中跛鼈逐飛禽

時

又是剗好肉了去劫已前來劫後吹毛匣裏靈光

寒和盤托出夜明珠

昨晨掃卻舊年煤 今夜鍊磨新歲飴

帶根松矣加葉橘 還著新衣待客來

照見

爍迦羅眼絕纖埃莫向石灰籬裏眨眼者裏是何

所在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只是玄沙道底

蝶螟眼裏蟻旋磨 蟻蝨耳中蛛結羅

兜率閻浮泥犁獄 分明掌上庵摩羅

五蘊皆空

靈龜拽尾爭免得其蹤色蘊如鐵圍山受想如金

剛劔行識如如意寶只知途路遠不覺又黃昏

認他色受想行識 執作自家娟媿躬

譬似浮漚留水上 或如閃電拂長空

度一切苦厄

客盃弓影元非蛇夢裏明明三世有覺來空空大

千無

後鬼推肩前鬼拄 兩頭奮力汗通身

終宵爭拒漸天曉 堪笑元惟相識人

舍利子

咄小果尊者有什麼長處者裏佛祖乞命內祕外

現著何處淨名室內不能轉女身七狂八顛忘却

麼

智是祇園第一枝 驚奔長爪托胎時

親參大士留此典 羅喉教師驚女兒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美食不當飽人喫拂
波求水波是水

色不遮空空體色 空非破色色身空

色空不二法門裏 跛鼈拂眉立晚風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是何閒家具母教孫升木又是二千年滯貨釣絲

絞水謝郎舟

黃鳥風微希鼓瑟 紅桃日暖薄籠煙

蛾眉螻首一群女 各戴花枝錦繡肩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荒草裏橫身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雪佛日出後一
場懨懨我者裏不見者般奇怪物

地風火水飛禽跡 色受想行眼裏花

石女擲梭張瘦臂 泥牛蹴浪鼓瞋牙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捏目強生花從來無諸法何求空相淨地上撒扇

山河大地蜃樓涌 地獄天堂海市開

淨邦穢土龜毛筆 生死涅槃兔角枚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可煞新鮮果恁麼否何計諸法不生不滅無謾人

好手臂不向外曲

眼裏童子期客出

谷神不死待人呼

衆生界畔不污染

諸佛土中淨相無

分八萬門何欠少

容三千刹若隣虛

邯鄲枕上新尊貴

又入南柯納稅租

是故空中

狐窠鬼窟陷墜多少行人湛湛黑暗深坑誠可怖
畏

凍餒百餘僧鳳凰

各展臘扇賀新陽

壁懸碧目紫髯老

瓶入冰肌玉骨芳

寒鎖琴唇黃鳥舌

暖浮禪榻赤鱗育

編茅包贈自然預

封圈寄來養老糖

無色無受想行識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須放過事起叮嚀
用空無去爲什麼

寥廓虛凝寂滅場

山河大地只是名

開心爲四合色一

心色從來空谷聲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
意識界

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聲香味觸法秋天曠野行

人斷馬首西來知是誰

六識纔生六境浮 意根休處六塵休

根境識爲十八界 譬如滄溟發一漚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紫羅帳裏撒真珠破布囊裏真珠知者正知是寶

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五雲常擁人不到蕭索

仙家十二樓

十二緣生十二滅 生名凡夫滅聖人

此維獨覺所觀境 空裏浮飛眼裏塵

眼裏飛塵誰見得 可貴圓頓大法輪

法輪影裏親薦取 超過疥癩野干身

無苦集滅道

夜明簾外珠癡人按劍立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白

鷲下田千點雪黃 上樹一枝花

通紅四箇鐵崑崙 夜半著鞋雲外奔

集諦苦諦道滅諦 非終非始非圓頓

陳如跋提及拘利 不覺自燎卻面門

莫謂鹿園搥蝦蜆 金仙密待大乘根

無智亦無得

又是鬼家活計此語錯會底甚多棺木裏瞠眼分

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響

黑火洞然黑暗光 茫茫天地失玄黃

山河不在鏡中觀 百億須彌空斷腸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放下著抱臟叫屈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

提座不明三八九對境多所思

菩提薩埵摩訶薩 唐翻道大心衆生

入三途代衆生苦 遊戲十方不待請

誓不取偏眞小果 上求菩提化有情

虛空直饒消殞盡 永鞭願輪利群氓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苦屈苦屈若見一法可依怙驀地須吐却幽州猶

自可最苦是江南

可談羅漢有貪嗔 莫說菩薩依般若

若見一法有所依 非無罣礙卽繫縛

菩薩般若體無殊 如珠走盤瀟洒落

非愚非智非聖凡 只恨畫蛇添隻脚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一切顛倒夢想

不是分外事神通並妙用荷水也搬柴舉頭殘照

在元是住居西

非心非性非涅槃 非佛非祖非般若
十界無孔熱鐵鎚 虛空擊碎常寥廓
纔開口獅子嘖呻 狐兔狸貉盡驚懼
應物現身如幻師 隨機轉變無造作
見他李母患左肩 數壯灸張婆右脚
顛倒夢想恐懼憂 宛如一滴投巨壑
赤使齊時被輕裘 鯉逝時有棺無椁
喚起庵中午眠僧 告山童折籬偷籜
究竟涅槃
陷人坑子年年滿 又是鬼家活計充什麼臭皮囊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一切衆生生滅心 直維諸佛大涅槃
木雞含卵立棺木 瓦馬逐風歸本貫
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
壓良爲賤大抵還他肌骨好 不塗紅粉自風流 鑊湯無冷處
般若生三世諸佛 三世諸佛演般若
主伴無盡唵蘇魯 舊巢受風鳴宿鶴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 犢牛縱可生兒 諸佛終不

依般若得菩提何故般若菩提體無二故若又更
有一法可得卽非如來譬如大火聚近傍則佛祖
亦喪身失命

白獺可緣木得魚

佛不依法得菩提

道如來有一法得

如道應真各有妻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

擔水河頭賣何樓漆器莫拈出字經三寫烏焉成
馬又是小賣弄夜行莫蹈白非水多是石

可貴自性大神呪

轉熱鐵丸作醍醐

地獄閻浮天上界

雪花一片落紅爐

是大明呪

莫謂大明呪拗折山形拄杖子從來大地黑漫漫
乾坤失色日月吞輝黑漆桶裏盛墨汁

本有圓成大明呪

光明寂照盡山河

無量曠劫罪障海

水上浮漚眼裏花

是無上呪

脚跟下又作麼生爲我拈將最下底來墜葉雖憐
踈雨感黃梁爭似暮雲親

最上最尊最第一

釋迦彌勒猶伊奴

此是人人本具物

唯要當人絕後蘇

是無等等呪

話作兩橛那一橛著何處誰道上下四維無等匹
七花八裂德雲閒古錐幾下妙峯頂傭他癡聖人
擔雪共填井

舊年寒苦梅

得雨一時開

踈影月移去

暗香風送來

昨是埋雪樹

今復帶花枝

喫困寒多少

可貴百卉魁

能除一切苦

劈百合求中心削圓方竹杖輓却紫茸氎九九元

來八十一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倘若心空及第來

五陰四大一時灰

天堂地獄閒家具

佛界魔宮百雜摧

黃鳥張聲和白雪

烏龜帶劍上燈臺

若人欲得此三昧

白汗通身須一回

真實不虛

者箇是大小大虛妄箭過新羅終日交肩我何似
生

齊晏殺三士

蜀維敗兩將

假雞聲避虎

賣狗肉懸羊

指鹿見人伏

著蜂斷父望

陶朱攜越女

紀信降楚王

吞炭伏橋下

投簪泣井傍

折父齒咬耳

載主屍兼魴

明中修棧道

暗裏度陳倉

若是親見徹

匣中三尺霜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

前頭是什麼如憎醉進酒酒濃元不在多盃十年

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一回舉了又一回

積雪堆頭積雪堆

只是更無迴避處

爲誰醉後添多盃

卽說呪曰

第二重亦在漁唱薪歌著何處 吟燕語作塵生

莫入海擇浮漚

七字荒唐二十四

又添四首五字城

不是呈高明諸老

慰住庵飢寒弟兄

君若無轉身一路

葛藤無底大深坑

莫言吾偈甚難解

須知自家無眼睛

者裏若看難會處

爛咬急切著神精

一回白汗親咬著

和千七百拔根莖

吾曾辛苦窺涯際 折此無星等子秤
無星秤子若拗折 宛如獅子長威獐
禪門幸有此靈驗 何不參究盡至誠
此道今人棄如土 懸絲慧命誰相賡
我今非老好文術 勸發諸方傑出英
上士一見知落處 庸流還論他韻聲
宋朝司馬文正子 可惜斯人眼未明
每見祖師難透話 道成隱語惱後生
五無間業應懺悔 謗法罪障甚不輕
世上今多此邪黨 禪園荒落寔可驚

若君了佛祖心地 於佛祖言豈如盲
辨自家得力真偽 祖師言教似鏡清
今時學道盡莽鹵 或以口傳或識情
紙授口傳以爲足 祖庭遙隔萬里程
大丈夫願忘軀命 回轉一花五葉榮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
延享甲子改元冬 諸子合心造活字
一字應放十孔方 總數旣垂二千字

其志留我睡餘言
我心匪石豈不喜
於此予還述此偈
欲謝諸子親切情
頌終合掌祈祝曰
虛空盡我願無窮
稱讚般若功德聚
普回向真如法界
歸命三世諸佛陀
及十方賢聖祖師
護法諸天龍夜叉
扶桑國裏諸神祇
願我住庵諸兄弟
道情勇健如金剛
向上玄關速透過
心性戒珠常圓明
諸魔撓盡掃除去
利益群生無休期

般若心經

心經著語並頌終

十牛圖

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序

夫諸佛真源衆生本有因迷也沈淪三界因悟也頓
出四生所以有諸佛而可成有衆生而可作是故先
賢悲憫廣設多途理出偏圓教興頓漸從麤及細自
淺至深末後目瞬青蓮引得頭陀微笑正法眼藏自
此流通天上人間此方他界得其理也超宗越格如
鳥道而無蹤得其事也滯句迷言若靈龜而曳尾間
有清居禪師觀衆生根器應病施方作牧牛以爲圖
隨機設教初從漸白顯力量之未充次至純真表根

機之漸熟乃至人牛不見故標心法雙亡其理也已
盡根源其法也尙存莎笠遂使淺根疑悞中下紛紜
或疑之落空亡也或喚作墮常見今觀則公禪師擬
前賢之模範出自己之胸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
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如救飢渴慈遠是以探
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凜依海蝦而爲目初
自尋牛終至入塵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尙無心而可
覓何有牛而可尋泊至入塵是何魔魅况是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爲提唱

第一尋牛序及頌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由背覺以成疎在向塵而遂失
家山漸遠岐路俄差得失熾然是非鋒起頌曰
茫茫撥艸去追尋水闊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處
覓但聞楓樹晚蟬吟

和

石鼓夷和尚

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
裏一曲新豐空自吟

又

壞納璉和尚

本無蹤跡是誰尋誤入煙蘿深處深手把鼻頭同歸
客水邊林下自沈吟

第二見跡序及頌

依經解義閱教知蹤明衆器爲一金體萬物爲自己
正邪不辨真僞奚分未入斯門權爲見跡頌曰
水邊林下跡偏多芳艸離披見也麼縱是深山更深
處遼天鼻孔怎藏他

和

枯木巖前差路多艸窠裏輟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
去未免當頭蹉過他

又

見牛人少覓牛多山北山南見也麼明暗一條去來

路箇中認取別無他

第三見牛序及頌

從聲得入見處逢源六根門著著無差動用中頭頭
顯露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眨上眉毛非是他物頌曰
黃鶯枝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回避
處森森頭角畫難成

和

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
似子細看來未十成

又

驀面相逢不逐聲此牛非白亦非青點頭自許微微
笑一段風光畫不成

第四得牛序及頌

久埋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
頑心尙勇野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頌曰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強力壯卒難除有時纔到高原
上又入煙雲深處居

和

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
去且要回頭識舊居

又

芳艸連天捉得渠鼻頭繩索未全除分明照見歸家
路綠水青山暫寄居

第五牧牛序及頌

前思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真在迷故而爲妄
不由境有唯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頌曰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入埃塵相將牧得純和
也羈鎖無拘自逐人

和

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會犯著人苗

稼來往空勞背上人

又

牧來純熟自通身雖在塵中不染塵
弄來卻得蹉跎力林下相逢笑殺人

第六騎牛歸家序及頌

干戈已罷得失還空唱樵子之村歌
吹兒童之野曲身橫牛上目視雲霄
呼喚不回撈籠不住頌曰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送晚霞
一拍一歌無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和

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桐角出煙霞
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肯伯牙

又

倒騎得得自歸家簞笠蓑衣帶晚霞
步步清風行處穩不將寸艸掛唇牙

第七忘牛存人序及頌

法無二法牛且爲宗喻蹄兔之異名
顯筌魚之差別如金出鑛似月離雲
一道寒光威音劫外頌曰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閑
紅日三竿猶作夢鞭繩空頓草堂間

和

欄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閑行歌行樂無拘
繫贏得一身天地間

又

歸來何處不家山物我相忘鎮日閑須信通玄峯頂
上箇中渾不類人間

第八人牛俱忘序及頌

凡情脫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用遨遊無佛處急須
走過兩頭不著千眼難窺百鳥啣華一場懺懼頌曰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遼闊信難通紅爐焰上爭容

雪到此方能合祖宗

和

慚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
去未審憑誰繼此宗

又

一鎚擊碎太虛空凡聖無蹤路不通明月堂前風颯
颯百川無水不朝宗

第九返本還源序及頌

本來清淨不受一塵觀有相之榮枯處無爲之凝寂
不同幻化豈假修治水綠山青坐觀成敗頌曰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
庵中不見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紅。

和

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豈用聾。
昨夜金烏飛入海，曉天依舊一輪紅。

又

用盡機關費盡功，惺惺底事不如聾。
艸鞋根斷來時路，百鳥不啼花亂紅。

第十入塵垂手序及頌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埋，自己之風光負前賢之途轍。

提瓢入市策杖還家，酒肆魚行化令成佛頌曰：
露胷跣足入塵來，抹土塗灰笑滿顛。
不用神仙真秘訣，直教枯木放花開。

和

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頰與驢顛。
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又

袖裏金槌劈面來，胡言漢語笑盈顛。
相逢若解不相識，樓閣門庭八字開。

七佛傳法偈

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
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
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

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曰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卽自然見如是諸法無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

論曰七佛世尊傳法各以一偈偈皆破身心之見良以衆生無始劫來迷失真性妄認四大爲身六塵緣影爲心既已迷己爲物而復認物爲己從迷入迷展轉差謬沉淪苦海浩爾無涯故佛佛出世力爲道破令卽於身心中究竟悟明身心之性

了不可得法身眞智觀體圓明所謂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是眞語實語讀者不可觀面錯過也或謂七佛偈不見翻譯之師何也曰此乃祖師當時面授二祖者豈假翻譯如祖初見梁武帝一問一答梵語唐言豈有間乎古人謂之禪源知言哉宋景德間道原禪師集傳燈錄而以七佛偈冠於篇首眞得佛祖心法故後代續燈錄者皆仍之眞萬世法程也

七佛通戒偈出涅槃經及阿含經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夜叉說半偈出涅槃經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夢想國師遺誠

我有三等弟子所謂猛烈放下諸緣專一究明已事是爲上等修行不純駁雜好學謂之中等自昧己靈光輝只嗜佛祖涎唾此名下等如此醉心於外書立業於文筆者此是剃頭俗人也不足以作下等矧乎飽食安眠放逸過時者謂之緇流耶古人喚作衣架飯囊旣是非僧不許稱我弟子出入寺中及塔頭暫時出入尙以不容何況來求掛塔乎老僧作如是說莫言欠博愛之慈只要他知非改過堪爲祖門之種艸耳